



艺术教育先驱

——姜丹书研究

孙茂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艺术教育先驱 ——姜丹书研究

孙茂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教育先驱：姜丹书研究 / 孙茂华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178-2946-1

I. ①艺… II. ①孙… III. ①姜丹书(1885—1962) —人物研究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5736 号

艺术教育先驱——姜丹书研究

孙茂华 著

责任编辑 张婷婷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4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946-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摘 要

姜丹书是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他在美术教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书画创作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姜丹书的成就被历史所淹没,几乎无人提及他的教育思想、艺术著作和书画作品。直到近年,对姜丹书的研究才被学界所关注;但遗憾的是,对姜丹书的整体研究却相对较少。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无论从美术教育史还是艺术实践角度看,以姜丹书为研究课题,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姜丹书人物的研究、作品的介绍和描述,需要把他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本书从姜丹书的成长环境、人物性格、教育实践、艺术实践等具体方面,以及这些因素背后所包含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蕴意来进行阐述,以“姜丹书的人物生平”“姜丹书的学术研究成果”“姜丹书的图画手工教育实践”“姜丹书的书画艺术”“姜丹书与师友、门生”五个方面作为研究姜丹书的基本框架。

姜丹书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封建帝国走向共和的时期,经历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内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姜丹书经历了新国民观的形成及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以及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传统画学的历史积淀,姜丹书的《美术史》得以撰写与出版,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转向现代的标志。姜丹书在图画手工教育中提倡“人格铸造”的教育思想,既反映了西方现代独立人格的思想,又在实践的路径上,以中国传统修身治学的“知行合一”说为主导地位,这种“人格铸造”思想为当下时代主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方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绘画面临着纷繁多元化的转型时期,它的发展面临着多重选择和困惑。姜丹书尤其喜欢以柿子为图,通过对《柿子图》中的意象人格现代化的考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花鸟画的意象人格由“君子”到“国民”的发展转变。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中,姜丹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应被历史所遗忘,他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关键词:姜丹书 图画手工 学术成果 教育实践 书画艺术

Abstract

Jiang Danshu was not only a pioneer of modern art education,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artist in China. He has not only accomplish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ut has also made prominent contributions to fine art education as well. Yet, Jiang Dashu's artworks and educational ideas were often disregarded in histor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research of Jiang Danshu has been a great interest of academics today, although the field itself has been relatively small. There ar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the research of Jiang Danshu.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 Jiang Danshu grew up in,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al ideology, as well as other aspect including his social background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Later, his artwork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be analy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erio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the "Western learning spreads to East", Jiang Danshu had experie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concept of the new natio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Jiang Danshu's "art history" has become a modern symbol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rt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painting. Jiang Danshu advocates the education idea of "personality casting" that reflect the thought of Western modern indeperent personaliry, and in practice,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eing occupy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is idea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solution for the current era of the them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was faced with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its development faced multiple choice and confusion. Jiang Danshu especially likes to draw persimmon, we can see the image of personality was transformed from "gentleman" to "national" through of works of Jiang Danshu's. It can be

said Jiang Danshu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modern ar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should be given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he should not be submerged in history.

Keywords: Jiang Danshu; Chinese painting; Chinese handwork; academic achievement; art education; artistic practice

序

我的父亲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号赤石道人,他是江苏溧阳人,寄籍杭州。他青少年时期,接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也参加过科举考试,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他考上了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又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与吕凤子、李健、汪采白、沈企侨、吴溉亭等人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艺术教育师资,他们致力于我国早期的艺术教育,对后来我国艺术园地的百花齐放功不可没。父亲一生从事艺术教育,他的过往经历和艺术成就,本书自有详尽的叙述,在此我就不加以赘述。

父亲的老朋友、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谢海燕先生曾撰文详细介绍了我父亲的一生,他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姜丹书先生给国家培养了这么多艺术人才,给后人留下这么多遗产,他一生的成就,在于他恪守一个“恒”字,植根一个“勤”字,立定一个“诚”字,崇尚一个“朴”字。他鞠躬尽瘁,为艺术教育奋斗终身。他发奋力学,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泛的科学知识。谢海燕先生对我父亲一生的评价言简意赅,是非常中肯和恰当的。

父亲的一生,用他自己晚年讲的话来说,是“艺术园地上的一个白胡子老园丁”。当他和其他老一辈的艺术教育家开始耕耘的时候,这片园地上还是一片荒芜,是他们辛勤劳动,用汗水浇灌和培育出第一批花木,使得艺术园地终于逐步繁茂起来,才有了现在这样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盛景。

父亲于1962年6月8日下午三时不幸因心肌梗死逝世(享年78岁),距今已半个多世纪,现在的美术界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了。但还是有一些美术院校的教授会关注他,从近年来因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而与我联系接触的研究生们可知,他们往往是在导师的建议下,选择以我父亲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贡献作为题目。

2015年8月27日下午,正是大暑天气,一对陌生的中年夫妇来访,经他们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浙江农林大学的孙茂华女士和她的丈夫黄海光先生。原来孙茂华女士正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论文也是写我父亲的。她的导师李超德教授要她设法找到姜丹书的后人,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我那时刚搬家不久,她千辛万苦打听到我的旧居地址,兴冲冲登门拜访,却发现房子已经换了主人。幸好我留下了我的新家地址,她这才终于找到了我。我听后颇

为之动容。在孙茂华博士撰写论文期间,我应她的要求,将我手头的有关我父亲的所有资料、照片都提供给她参考,同时,还为她的论文做校勘工作。她是个非常勤奋好学的人,还是个奋发向上的人,在已经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姜书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考读了博士研究生,在个人的学术道路上进一步深造,这个选择令我钦佩。两年多来,她多次就撰写论文中遇到的问题,与我交流、沟通,即便在2016年下半年她到美国访学期间,也没有停止与我的通信。她每写完一个段落,便会在第一时间将文章发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根据我掌握的材料和我的文字水平,尽量提出我的看法,供她修改时做参考。今年5月份,我收到她的博士论文《艺术教育先驱——姜丹书研究》并拜读了全文。文章对我父亲的生平、从学之路及其为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做出的贡献,做了详尽的研究和介绍。收集的材料之全、对我父亲在教学和学术著作上的成就发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还对我父亲在书画实践和所获得的成就上,进行了十分中肯和妥帖的评价,使我父亲这位历史人物从故纸堆中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孙茂华女士的博士论文单行本要付梓出版,要求我为之写序,我是学理工科的,虽然先前也有世交后裔出版纪念先人的书籍来请我作序的,但因对传主生平不熟悉,又自认笔力不逮而婉拒,然孙茂华女士的博士论文是写我父亲的,论文写作的全过程我都分阶段第一时间得以拜读,所以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至于是否能达到她的期望,只能置之脑后了。



本书作者与姜丹书后人合影
(中间为姜丹书之子姜书凯)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孙茂华博士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她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如愿戴上了设计学博士的桂冠!也祝愿这篇博士论文能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永久流传于世。本世纪以来,对我父亲的研究逐步热了起来,研究姜丹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终于诞生!我父亲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姜书凯

2018年5月29日

遗落的美术教育家——姜丹书

我对于姜丹书先生的研究兴趣完全出自偶然。如若不是在一家古玩店的旧书橱里读到那本关于姜丹书的文集，恐怕这位已经被历史沧桑无情湮灭的美术教育家很难回到我的学术视野。后来，我又陆续在旧书摊收藏到了多本姜丹书先生民国时期出版的《美术史》《艺术解剖学》和《透视学》等著作，同时在朋友处观赏到一些姜丹书赠送友人的非常有趣的绘画册页，他的学术形象才逐渐在我的脑中丰满起来。

(一)

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号赤石道人，斋名丹枫红叶楼，江苏溧阳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与吕凤子、李健、江采白、沈企桥等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批新美术的教师。姜丹书先生曾游访日本、朝鲜及国内各地，考察艺术教育。他在上海、杭州等华东各地艺术院校担任教师长达五十余年之久。他一生著述颇丰，有《美术史》《艺术解剖学》《透视学》《丹枫红叶室诗草》《敬庐画集》《艺术论文集》《建筑通解》等。他同时也是极力倡导“图画手工”工艺教育的近现代著名美术教育家。

姜丹书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同时也是极力倡导“图画手工”与工艺教育的近现代著名美术教育家。他虽然没有出洋留学，但却有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视野，不仅在美术教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画创作领域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而姜丹书先生关于“图画手工教育”的相关内容，我认为尤其重要。他所倡导的“新国民观教育”“美与美欲”“手的教育”“职业匠人精神的培养”“重视工匠的劳动创造”，以及对于“工艺美术”重要性的认识等教育学术观念，对于今天的工艺美术、设计教育史研究都具有前瞻性眼光。姜丹书还在图画手工教育中提倡“人格铸造”等教育思想，既反映了西方现代独立人格思想的输入，又在实践路径上，描绘出了中国传统修身治学“知行合一”在当下的新实践，为在图画手工教育中解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方案。

由于历史的原因，姜丹书先生的艺术成就逐渐淹没在艺术长河中，只为少数研究者略知一二。坦率地说，在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有关论著中很少有人提及

他的美术教育思想、学术著作和书画作品,对姜丹书的整体研究则更少,他确实成为了被遗落的美术教育家。无论从美术教育史还是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看,将姜丹书先生作为研究课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为此,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注意收集姜丹书先生的相关信息与资料,期望为日后深入研究做一些基础性铺垫工作。

(二)

为什么要研究姜丹书?其实源于我长期对民国美术学术史的关注。关于民国学术史,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篇章,究竟这一时期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与学人处于何种地位?他们究竟有哪些学术贡献?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所谓社会知名度,而需要相关的学术界做出严肃的评价。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构建的过度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过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然而,我理解事实上的民国、民国学术大师是有“层次感”和“复杂性”的。有学者认为: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早期回国的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时期基本形成了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引进并建立起来。就算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学问,也是采用了西方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里的文、史、哲专业,院、系、专业或研究所,包括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等等,都初步建立起规范和体系。

当我读到姜丹书先生关于图画手工、工艺美术、美术史、建筑的相关文稿时,凭着我的学术敏感,可以肯定这是这一辈艺术家、美术史家和学者如何从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极为难得的个案样本。姜丹书虽然不是诸如傅斯年、陈寅恪式的名声显赫的学术大师,但他的样本意义十分明显。而且,正是这样看似平凡的学者的集聚,才真正构建起了民国学术史的人文群像与精彩篇章。姜丹书先生作为一种特定时期学术层面的过渡人物,从他开始慢慢地构建起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学术研究的体系。思源追溯,让我真正肃然起敬是在可查询的相关文本资料中,姜丹书竟然是第一次提出“工艺美术”这一名词,并对其重要性做出精确解释的学者。他不仅精研绘画和中国美术史,而且将西方的透视学理论系统的介绍到中国。更让我景仰的是他的《建筑通解》遗稿非常清晰地诠释了建筑的要义。然而这样一位20世纪杰出的画家、美术理论家,却不为当下学术界所关注,

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学术地位。这让我想起中国美术学院毛建波那篇博士毕业论文《余绍宋研究》。余绍宋作为一位生活在民国时期的美术家、书法家、鉴赏家，迄今为止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他，要不是这篇博士论文，我也无法窥知余绍宋其人、其貌。

历史有时候是那么的曲折，施蛰存先生曾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过一篇关于漫画名宿鲁少飞的文章，文中幽默地将“文革”以后复出的文化界名人称之为“出土”，戏称当时纷纷从消失的公众视野中“出土”回到人间，又享受到人们尊敬的目光。按理说姜丹书先生是完全有资格出土的，就其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和吕凤子同门而言，许多同时代的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后，都已经纷纷“出土”回归到了他们应有的地位。我静静地等着机会成熟，也让姜丹书老先生“出土”，让他能够重回人们的学术视野，也让我诱发出一份人生的遐想与感怀。

（三）

学术界普遍认为“工艺美术”一词，是由蔡元培先生首先在 1920 年出版《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此后，“工艺美术教育”等概念才相继产生，并迅速获得人们的重视和认可。但是姜丹书先生在 191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中就已经对“工艺美术”观念做出鲜明阐述，这不能不说是这一名词考据、溯源的重要注脚，它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

阅读中国古代画史、画论的文章典籍，实则上普遍存在着重文人轻工匠、重书画轻工艺的价值取向。董其昌则进一步将重文人绘画、轻工匠（院体写实）绘画的倾向发展成南北宗，树立了以文人画为上品的绘画史观念。正如姜丹书先生在《美术史》序言中指出：我们美术文献的弊端，“自古重文轻艺，故文事有纪载，艺术无纪载。艺而近于文者有纪载，艺之纯为术者无纪载。既有之，亦不过东鳞西爪，散见杂籍而已，并无系统之纪载也。”姜丹书先生认为对于艺术的记载仅限于与文接近的事物，诸如文人画一类，而忽略了与技艺接近的雕刻、建筑和工艺美术。他表达对中国传统画学的不同看法，直戳了问题的两个要害：一是忽视绘画与其他艺术形式、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二是缺乏描绘艺术进化的模式。姜丹书先生对传统美术画学、史学观的严重不满，无疑是受了“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姜丹书的《美术史》出版至今已经有 101 年了，该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标志。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他确

实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勇气,彰显了学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他的著作尽管也采用通史的叙述写作方法来讲述中外建筑、雕刻、书画和工艺美术史的嬗变。但他的文风与写作思路则改变了前人八股般、封闭式的书画史研究思路,以朴素的唯物史观增加了许多以无名工匠创造的建筑、雕刻和工艺美术实例作为描述与治学对象,以学者的灵性在古人忽略的领域中迈出了“拓荒者”的步伐。他在序言中写道:“至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之类,更何所取材乎?以视东、西洋艺苑著作之林,图史并陈,涉笔成趣,固何如者。此编美术史之所以难,而尤难于本国一部也。予何人斯,敢云著作?只以身任讲席,课有定程,责无旁贷,乃不揣谫陋,稽古摭今,行粗浅之文字,述中外之大略,自惭獭祭成篇,殆亦聊胜于无云尔。”^①撰写中国美术史的史料来源固然要从中国古籍文献和文物藏品中寻找和梳理,但姜丹书先生对于被人忽视的雕刻、建筑和工艺美术之类的美术形式的选择和关照,显现了在一个世纪之前美术史研究中姜丹书已经具备了现代性思维与大美术观念。我们考察姜丹书先生的学术生平,他确实受新史观和近代西方进化论的影响,采用了比较科学严谨的西式治学态度,使得姜丹书先生在撰述《美术史》时,运用了近现代西方科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以近代学科研究的考辩方式来收集资料,并从体例、门类和描述方式上体现了艺术史研究的现代范式。

(四)

姜丹书先生博古通今、谦和儒雅的情怀涓涓不息,人生的历练又将自身的人格、学术、艺术、教育圆融于一体。展读姜丹书先生留下的大量教育文献史料,其言肯切、朴实无华,而且多有切中时代弊病之语,让人击掌称快。一位身处于动荡乱世的现代美术教育家,用他深厚的人文学术修养、美育情怀面对厚重的历史与现世生命的徘徊展开了亲切对话,用他的心灵滋养启迪了无数的后学。儒雅的人格性情如灵动的溪流,在它的滋养下,人格、学术、艺术、教育各显其华又圆融一体。我们可以说姜丹书先生的教育理想、艺术史研究方式渊源于传统儒学积极入世的精神状态。但是,体现了近代科学、民主化思潮洗礼下社会现实需求学术理想已经融入到了他的学术思想中。

姜丹书先生的手工教育思想从理论到实践,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也因此被刻上时代的烙印,但他从教育实践出发,关注人格锻造、心

^① 姜丹书:《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灵和谐、人本关怀、贴近生活的治学理念，充满着人性光辉，仍然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所推崇。关于姜丹书先生的研究，由于其他学术事务缠身，更有许多直接的学术命题要求解，所以长时间没有进展，直到我的博士生孙茂华同学入学以后该研究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孙茂华是一位从事平面设计实践教学的老师，但她在杭州师范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却是谈美术教育的。当她对于博士论文选题一筹莫展的时候，我考虑到她长期工作、生活在杭州的实际情况，思量将“姜丹书研究”交给她，并提议从长期工作于浙江的姜丹书先生“图画手工教育”入手，来折射近现代工艺美术教育。姜丹书先生虽然出生在溧阳，学习在金陵，但他长期工作、生活于杭州，我提供了姜丹书先生子女也在杭州生活的线索，要求她找到他的家人，从家庭、家族第一手影像与文本资料着手，做好访谈和“田野调查”，将姜丹书先生的艺术生平、教育思想、作品描述等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着力将他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语境中加以综合考察和提炼，并尽量编辑一份姜丹书先生艺术年谱作为附录，以此全面反映姜丹书先生的学术生涯。

姜丹书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好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所谓“新国民观”的形成及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变的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是近代美术教育事业发展和传统画学历史积淀的时期。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商定该研究如何从姜丹书的成长环境、人物性格、教育思想、教育实践、艺术实践等切入，将人物放到复杂因素背景下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来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定环境中老一辈美术教育家独特的人文情怀、艺术理想和史学价值。我们商定了从姜丹书的人物生平、姜丹书学术研究成果、图画手工教育中的姜丹书、姜丹书的书画艺术、师友间的姜丹书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归纳，构建起了“姜丹书研究”的基本框架。受制于孙茂华以往学术研究背景的制约，我要求她大量阅读近现代史的书籍，熟知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

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中，姜丹书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不可避免地留有许多的不足，但他做出了突出贡献，不应被历史所遗忘，如何用一种公正客观的方法描述民国学术史的面貌？对他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我终于等来了让姜丹书先生“出土”的机会，让他重回人们的学术视野，同时诱发出一份人生的遐想与感怀。

最终孙茂华的博士论文以《艺术教育先驱——姜丹书研究》为题，深挖第一家家族文献资料，研阅姜丹书所有的著作，特别是手稿《建筑要义》的研读，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孙茂华历经数个寒暑，即便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也笔耕

不辍,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艰巨的研究任务。虽然,该研究仍存有许多不足,但作为博士研究生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的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为值得庆贺的是,该研究的完成了却了我的一项研究心愿,在此我的内心确实萌生了许多感谢之意。

正如姜丹书先生所说,“一切艺术的前途,都倾向于科学化、现代化、大众化、中西调和化。结果成为划时代的新兴艺术之花”。确实如其所言,“这些花中,有浓艳花、有清香花,也有野草花”^①。该篇博士论文与书稿,正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蕾,必将绽放出缤纷色彩。

书稿即将付印,写上一些前序文字,算是开场白。

李超德

2018年7月27日写在姑苏国宾山

^① 姜丹书:《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001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004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006
第四节 相关概念的阐释	007
第一章 姜丹书的人物生平	014
第一节 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	014
第二节 职业的转变	024
第三节 经济生活	026
第四节 新国民姜丹书的性格与人品	027
本章小结	037
本章注释	038
第二章 姜丹书的学术研究成果	041
第一节 《美术史》的编著出版	041
第二节 美术造型原理书籍的编撰	056
第三节 《建筑通解》书稿解读	061
本章小结	074
本章注释	076
第三章 姜丹书的图画手工教育实践	077
第一节 姜氏图画手工教育内容	077
第二节 姜氏图画手工教育思想源泉	087

第三节 图画手工教育迈向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100
本章小结	119
本章注释	119
第四章 姜丹书的书画艺术	121
第一节 姜丹书的书法艺术	121
第二节 姜丹书的花鸟绘画实践	124
第三节 姜丹书的人文山水画	142
本章小结	153
本章注释	153
第五章 姜丹书与师友、门生	155
第一节 姜丹书与师友	155
第二节 姜丹书与学生	166
本章小结	176
本章注释	176
结 语	179
附 录	181
参考文献	252
致 谢	262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背景

姜丹书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家,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开创者。他不仅在美术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书画创作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在艺术上的不懈探索,为中国现代绘画和艺术教育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姜丹书在书、画、诗词、美术理论和技法方面均有所成,具有多种身份,应是美术专业领域的学者型艺术家。如同他那些名声显赫的师友们——李瑞清、李叔同、鲁迅、经亨颐、丰子恺等等。姜丹书既是美术专业学校的教授身份,又是书画家。他身兼数职,多方建树,在诸多领域取得成就。抗战期间,在学堂授课收入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姜丹书以绘画为生,制定书画润格出卖作品,维持全家二十几口的生活。其间他还多次为抗战捐画、义卖。除了授课、鬻画为生外,他兼任中华书局艺术科编辑主任职务。正是上述多元化的职业,造就了他学者型艺术家的身份。学者型艺术家,往往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严格来说,他是知识分子而不只是以艺术为职业的专家工匠。他比一般职业画家更具备广博的知识涵养,对艺术的本质和功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诠释。他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重“文”的衣钵,也接受了新学教育。他把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使得自己在东西文化冲击、交融中游刃有余。

学者型艺术家的姜丹书在诗、书、画、文献整理、美术教育、编撰出版以及创作和研究领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的艺术理论著作大都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时诗词文章见诸多种报刊。他的书画与诗词互相参证,见证了艺术与人文修养相互砥砺所达到的高度。姜丹书先生之道德、学问、书画、诗词蜚声艺坛。

然而,对这样一位在诸多领域成就卓然的学者兼艺术家,学界对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已出版的近代美术史著作中,几乎很难见到对姜丹书的专题介绍,对他的研究力度也稍嫌不够。近现代美术史是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尤其